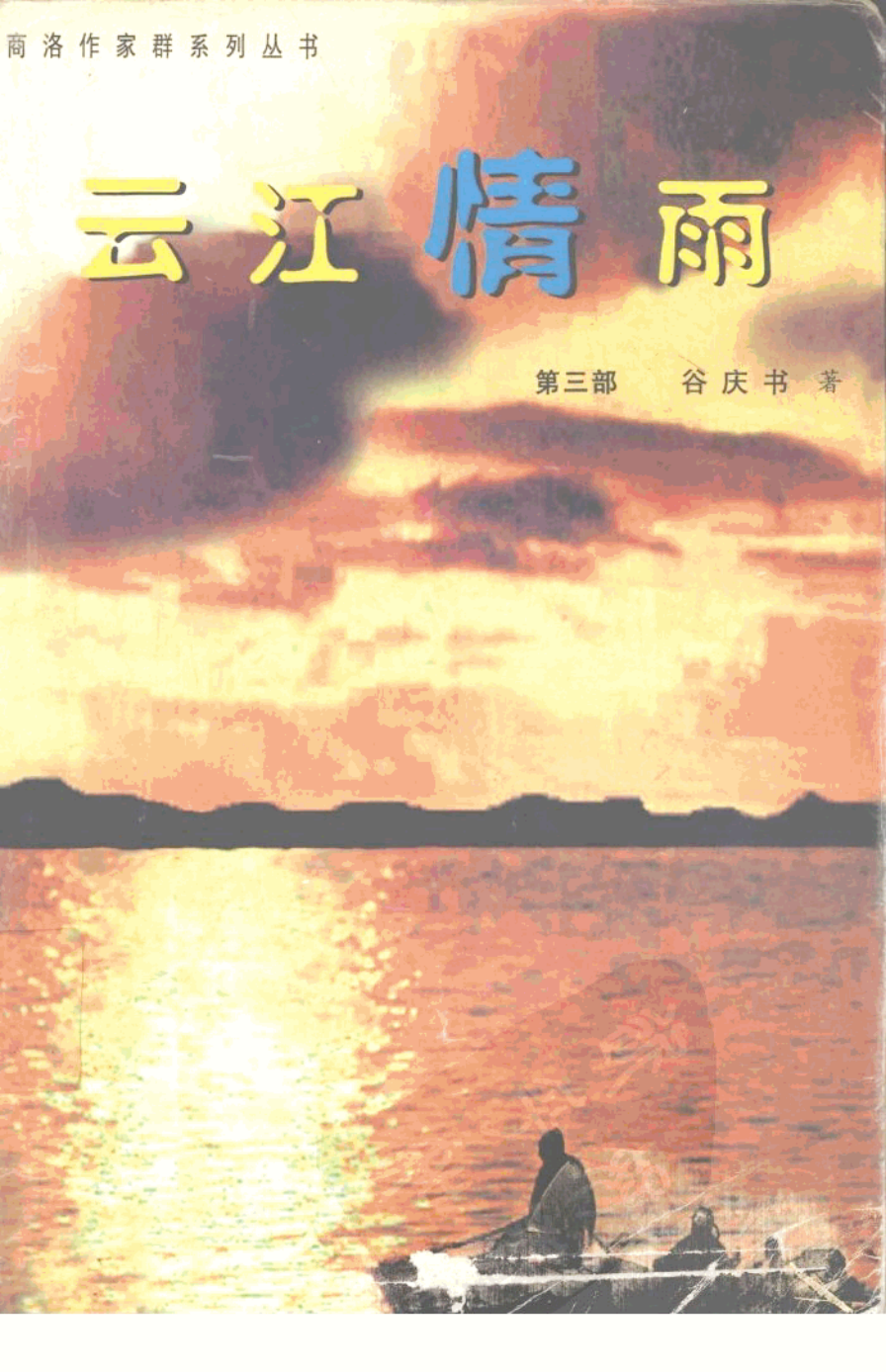


商洛作家群系列丛书

云江情雨

第三部 谷庆书 著



第三部

内 容 提 要

《云江情雨》(三部曲)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云江山区的爱情故事。全书以男主人公的命运轨迹为线索,以他们催人泪下的爱情历程和生活道路为主体,多侧面深层次立体化地展现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初期二十多年的社会生活。规模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感人,文笔优美。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感染力。

第三部描写主人公南里和冬贞悲苦而顽强的生活道路。主人公在冷风苦雨中飘泊,身心在血江泪海腥咸咸,生存呐喊呼唤着驱除长寒的丽日明月,命运的脚步匆匆匆匆遥远幽高的鹏翔大雁。谁读了都会对那亮心,落泪不止。

十三年的苦煎苦熬开始了。十三年，在人生的道路上，说长也短，说短也长。穷日子苦日子可不好熬呀，真是熬一天如熬十年啊！再难熬，还得熬；再悲惨的人生道路，还得走完生命历程；再悲苦的命运，还得用凄凉的情笔蘸上血泪去画上句号。

冬贞把户口迁回了南武大队。

要合校了，把两所中学合为一所，名云阳中学，校址是一九六零年办起的公办云阳中学一九六二年以后的云阳民中校址。拟三天时间，刚用了三天，合校工作全部结束。马志辉被公社指定为临时负责人，叶高军又担任了会计。房子不够，南罡和叶高军两个人住一个房子。韦宗民调到云阳中学来了。

合校期间，冬贞在干妈和母亲跟前。

云阳中学要开学了，冬荣会、冬淑梅要继续念书，冬淑莉不念了，冬荣会和冬淑梅一定要她念，她答应了。

吃过早饭，她们几个要去学校看看，要冬贞跟她们一块去学校。冬贞来到冬贞家里，把她们的希求说给了冬贞。冬贞真想去云阳中学看看，却羞于见二中的老师和同学，说：“你们看我这样，能到人面前去嘛？！见了二中的老师、同学多不好意思呀！”冬荣会说：“怕什么？！当下又不怎么明显。走！去把南老师房子看看。老师不会笑话的。如果有的同学笑话你，我上前收拾

他们。若是女生，我会问她们，你们以后不经过这一天吗？若是男生，我会问他们，你妈当初怀你们身子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惹的冬贞、冬淑梅、冬淑莉都笑了。冬贞说：“你呀！真是个娃女子，好爽率泼辣的性格哟！”冬淑梅说：“贞姐！我荣会姐说了，你就跟我们一块走吧！”冬淑莉说：“走，贞姐！你还能跟我们厮跟几回？！”冬荣会说：“今天你不跟我们去，我就要向你肚子猛击几拳，叫你迟当孩子的妈妈。”冬贞、冬淑梅、冬淑莉又笑了。冬荣会也笑了。笑过之后，冬荣会又说：“去了之后多住些日子，我们一下课就去你跟前陪你说话。”冬贞说：“跟你们一块去看一次是可以的，但我不想多住，想把安家之事商量商量。”于是，四个人话步向云阳中学走去。

走到学校东边河堰上，冬贞又失去了勇气，停下来说：“荣会！我还是不去了，你们去把他叫出来，我和他在这里说嘎就行啦！”冬荣会说：“贞姐！你咋是这人呢？！当初那些勇敢精神卖给谁了？！你呆在这儿人就看不见你吗？不笑话你吗？你该没偷人么！走！”说着去拉冬贞、冬淑梅、冬淑莉帮着冬荣会敲边鼓，也一齐拉冬贞。

.....

吃过中午饭，马志辉、庞忠华、汪湘芸、夏豫秦、韦宗民来到南罡房子，和冬贞说话。

晚上，叶高军和马志辉背同一张床板去了，冬贞才有机会和南罡商量起安家之事。她说：“罡哥！公民哥和奂仁哥把口办回去了，啥时候咱们把屋里收拾嘎，我就回去上工、侃管自留地，过咱们的日子。”南罡说：“贞妹！不提安家则罢，一到安家，我总觉得太委屈贞妹了，间半碎房，还在村梢，又没人去陪伴你，怎么个安法？！”冬贞说：“房再碎再烂我都不嫌，总自己的，收拾嘎不就行啦？！”南罡说：“贞妹！咱干脆寻两间房住

下,给他们出些房租。嗯!我想起来了,有一家在村当中,有小小三间厢房闲着,我问的试试,或许还能行哩!”冬贞说:“罡哥!我看没有必要。咱有房哩,又不是没房,住到自己到屋里多气实!世上还会有像姑妈那样心好的人吗?多少人问租住人房,着气受屈。咱还是在自已屋里安家吧!”南罡说:“你说的倒是实话,可我总不忍心你去咱那村梢子身独居。一星期七天,六天我都在学校,你一个人住在屋里太孤单了。”冬贞说:“罡哥!我主意拿定了,还是在自已屋里安家吧!一切你都不要操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咱只商量什么时候动手收拾屋里,我回去帮忙。”南罡说:“贞妹你说!”冬贞说:“今是八月初六,咱初九动手收拾屋子,就不知道费工不费工。”南罡说:“很费工哩!也得些东西添补,几根椽子,得换几根新的,瓦也得添些,没有楼,得买一个楼笆,得换一个窗子,炕和锅台得重盘,里外墙都得重泥,柜被老鼠咬了几个窟窿,也得收拾。到时候得寻几个人帮忙。你说这日子能行,我马上着手准备。”冬贞说:“行,我给我妈和姑妈说嘎,叫我妈准备些米面。到时候,甘哥、光明哥、光阿哥都下去帮忙。”南罡说:“我还得给二姑、二姐和村里几个知己的说嘎!”

云阳街古历每旬一、四、七逢集。第二天吃早饭时,南罡把安家之事说给了马志辉、汪湘芸、庞忠华、叶高军、夏豫秦。马志辉说:“班级工作和课程我安排,得几天用几天,叫高军和宗民去帮忙,我们几个那天放晌午学来给你响炮。你从高军跟前先拿些钱,得多少拿多少,我再给你英仁哥和公民哥说嘎,那天叫他们也下去帮忙。”南罡和冬贞一听,心里非常高兴。

南罡、叶高军、冬贞去集上买东西。椽没有卖的,自然就没买到。瓦队上有哩,到时候取跟得上。南罡要买一合开窗。叶高军说:“开窗不买,我屋里做好的有哩,我给你拿一合就行啦!”南罡说:“噢!我还忘啦,文化革命给了你一个木工手艺。行,

我就不买了。”于是便去买楼笆。买好后碰见了南双马，南罡叫叶高军回学校，叫冬贞回冬韦村，他和南双马换着把楼笆捎回家。

在婶娘家里吃了饭，南罡去二姑、二姐家里给话。从京阳回来，他把知必叔叫到明昶叔家里，又托双马兄弟叫来兵林哥、耕耘爷，把收拾屋子的日子和想法说给了大家。武知必说：“罡！米面是叔的，烟各吃各的。回去我给你一林叔、双林叔、三林叔都说嘎，到时候都来帮忙。你就不给他们说了，都不会怪记的。”南明昶说：“橡没买下就好，叔屋里有橡，到时候得几根用几根，准叔给我娃的，不许说借和还的话。我再给拿些米面。”南双马说：“就放在我屋里做饭。瓦得多少从窑上数多少，账记在我名下，队里还欠我余粮款着哩！”南兵林说：“到时候叫你嫂子帮忙做饭。”南耕耘说：“到时候叫你婆也来。”南罡说：“米面我姑、我姐给拿，知必叔和明昶叔就不想这事了。橡先用明昶叔的，随后我给你买。瓦从窑上数，账记在双马名下。饭就放在我婶娘屋里做、柴、炭先用双马的。到时候，饭主要由贞和我二姐做。到时候我婆、我丹凤娘、我叔芸嫂子来帮忙经管嘎！谁来转一匝，看一眼，我都非常高兴的。”南明昶说：“罡！明天明阳街逢集，你得去买几根橡回来！”大家笑了。南罡说：“不管怎么说，你把橡先叫侄用了再说。”

为了使第二天松泛一些，初五下午，要给第二天把泥和好。南罡、南双马、武单牛、武榜娃在担土。南兵林帮忙剥麦秸。

一会儿，南英妍、康维则和冬贞提着米面从上面下来了，南英丽、南芝荣提着米面从西边过来了。把东西放到二马娘屋里，和二马娘、施淑芸说了几句话后，一齐出来看房前房后。回到屋里，便估计第二天帮忙的人数，商量炊爨之事。

冬贞知道大家为自己忙活，像从事了几年家务的主妇一样，

走出走进，忙里忙外，做这做那。

第二天早晨，天刚明，武知必、武一林、武双林、武三林、武单牛、南明昶、南耕耘就来了，带着镢头、铤、笼担、瓦刀等工具，捎来了四根椽。一会儿，南兵林、施淑芸、秦丹凤、南耕耘的老婆郭孟媛等人来了。紧接着，庞忠华、叶高军、韦宗民和赵锋钢、赵建荣等同学来了，叶高军捎了一合窗子，拿着锯铤斧凿等家具。南罡、南兵林、南双马刚给大家把烟散毕，韦说民、韦说国、冬林、冬甘、方淑娴、韦光明、韦光罔、韦光燧、冬森、冬荣会、冬淑梅、牛公民、马淑会等人来了。南罡、南兵林、南双马给大家散烟。

烟吃毕，武知必叫武单牛、南双马把膝封的门窗护墙挖开，把土搬走。锁子锈了，怎么也开不开，叶高军一斧头捶了下来。

门开开了，冬贞、康维则、冬荣会、冬淑梅、方淑娴、马淑会走进去一看，心里都落去了一块、一阵隐痛。康维则的心向下移了几寸。也难怪呀！窄小污黑的屋子里，只有两个百孔千疮的两格小柜，上面放着三四个破瓦缸，全是用烂布糊着。再就是一个有气无力的风箱，一个破案板，一个三条腿杌子和一个箍了三道竹圈的破水瓮。后檐墙和山墙上的烟熏黑乎乎一片，灰尘和蜘蛛网满屋都是，叫人无立身之处，不敢睁眼。冬贞转动着眼睛看着屋子。马淑会一会看表妹，一会儿看姨母。康维则眼前一黑，几乎跌倒，紧闭双目，手扒在墙上静了一会，第一个转身走了出去，直去二马娘门前，坐在石头上默然无语。冬荣会和冬淑梅对视了一眼，都看着冬贞。

外面，韦说民、牛公民要武知必、南明昶安排活路，落实到人。武知必说：“行，房上，说民、明昶、双林和我抹泥使瓦；兵林、三林、光明、光罔递泥接泥；耕耘叔去窑上挑瓦；叫单牛、双马、榜娃往这里担；叶老师先给咱平椽；椽平好后和林、两个老师收拾家具；一林哥和说国哥给递瓦；公民、冬甘在下面泥墙；光燧、冬

森和这几个学生给拆泥。”

于是，各自行动起来。取瓦声、拆泥声、锯声锤声斧声铎声、走路脚步声，担子的咯吱声，语声笑声歌声，和谐地响动起来，构成了一个心通心情织情的动人的热烈场面。

由于安排合理，分工明细，更由于来帮忙的人都是想多使点眼色多流些汗水的人，早上，房上就修好了，面对着兰天、南武岭和云阳河咯咯吐笑；外山墙和后檐墙已窗上了平整、温柔、闪射着黄褐色光芒的新装；两个被害鼠咬了五六个窟窿的小柜已被五六块木板紧紧地给补严了。中午，换上了新开窗，泥好了前檐墙和内壁，棚上了新楼笆，上面又用泥抹平。

中午饭刚吃毕，马志辉、汪湘芸和夏豫秦下来了，来了就少不得帮忙。下午，武单牛、武榜娃帮南双马把他的胡起拿来，重盘了炕和锅灶；填平了南山墙跟前那眼枯泉；用挖出的石头在门前砌了一道小石堰，平出了两米多宽的一个小院，又把房硷和台阶修整了一番。叶高军换了风箱嘴。大活基本完了，日头还有两竿子高，大家又帮着把房前屋后的荒草瓦砾除去，把后堰上滚落下的石头砌了上去，并挖出一条排水沟。

房屋焕然一新了，像一位久病的美妇人，恢复了健康，润上了红颜，披上了新装。

南英妍、二马娘、康维则、南英丽、南芝荣、马淑会、冬贞、施淑芸、秦丹凤、郭孟媛都进屋里察看。二马娘说：“贞她妈！没看咋个样？该好着哩吧？！”康维则说：“收拾的倒差不多，就是太窄，又没啥家具。”南英丽说：“窄倒是有点窄，不过，眼下刚他们两个人。”郭孟媛说：“美美的，收拾的多整齐啊！”冬贞说：“房窄夹不死人，再窄总是自己的。”施淑芸说：“我娘一辈子住这屋里，把五六个娃都养活大啦！”南芝荣说：“暂住到里面，后面续一两间或重盖几间。”康维则说：“好罡他姐哩！盖房哩么那是耍哩？！”

一句话两句话就把房盖起来啦?!”冬贞嫌母亲不该在二姐跟前那么说,说:“谁料定我以后盖不起房?!”马淑会给姨母使了个眼色,不要她说惹表妹犯恼的话。秦丹凤说:“我贞能说这个话,就一定能盖起几间房的。”康维则嫌女儿不该在众人面前呛她,说:“这娃呢!妈就说的话,谁说你们以后盖不起房?!说不定以后你们还盖楼房哩!”冬贞对母亲的讥讽当然反感,说:“好妈哩!你是给我装气来啦!哪里是帮我忙来啦?!我可以当着我干妈我娘我姑我姐我婆我嫂子的面给你说,我以后就是要盖楼房。”马淑会忍不住了,说:“姨姨!可不是我说你哩!你就是不对。今天咱们都是帮贞收拾屋子来的,外首人吃了那么多的苦,把一个破烂不堪的屋子能收拾成这样子,该就不错啦么?!你不说几句感谢大家的话,却和贞又扯起旧事情来了?!既然这样,你不敢就甞来?!”南英妍笑着说:“淑会!你姨这人哟!见啥说啥,想啥说啥,总不想一些话说得还是说不得!”康维则被马淑会和南英妍说的无地自容,走不是,留也不是。南芝荣说:“娘!过了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免得叫大家都不愉快。房子能收拾成这样就很不错了,完全出于我的所料。太感激亲邻友好了!房窄一点不要紧,暂时就他俩,能将就。只要罡和贞喜欢,咱们就都没啥可说的了。我娘们五个还不是只住着小小两间房嘛?!当初我妈刚看上罡他姐夫那人。再说,以后或许还能盖起几间房的。如果他们要盖房,我会大力帮助的。”二马娘说:“贞她妈!她姑侄俩说的可是实话,自古到今黄河就是九十九道弯,谁都说不清活啥人呀!看贞很喜欢,大家都高兴。以后,照看贞的人多,你放心好了!”康维则看有台阶可下,说:“老嫂子说的对,以后你要照看贞!主要这里太空,你姐,咱们大家都多照看贞!”冬贞又想说母亲几句,看大家给她使眼色,不想再给母亲难堪,故意把柜盖揭开又看了看,转过身说:“娘!姑!这屋子收拾的太好了!

墙泥的又平又光，柜补的很奇巧，炕、锅台盘的样式都很好看。太感谢大家了！”南英妍笑着说：“正因为大家都舍得出力流汗，把屋子收拾的这么好，才把我贞高兴的。”秦丹凤和马淑会说：“山朝水朝不如人朝啊！”郭孟媛说：“这事放到有的人跟前，不会有这么体面的场面。咱们过，赶紧叫受苦的人吃饭，他们还得回去。”

来到院里，冬甘、冬林、牛公民、叶高军、韦宗民、庞忠华、马志辉、汪湘芸、夏豫秦、赵锋钢、赵建荣、武单牛、武榜娃都起身让南英妍坐。南英妍说：“都快坐下！大家都是乏人。”这时，南双马端出一条长橙子放在南英妍身边，说：“姑！二姐！你们坐！”康维则心里一阵隐痛。她从人们的眼里，看到了南英妍高大的形象和自己渺小的身影。她再不能在外面呆了，要往回走。南芝荣说：“娘！你坐！”多亏南芝荣给她把脸上的灰擦了一些，使她脸色好看了一些。她踌躇起来，站在外面感谢大家还是回屋里把脸藏起来？南罡看见了刚才的一切，不由又回想起往日那些令他伤感的事情，但当看到冬贞和冬甘时，她姊妹对他的恩情使他生出了礼遇岳母的念头，去屋里取来一个小橙，说：“娘！你坐！”康维则喜欢了，心想女婿还差不多，还不记刻自己。接过小橙坐了。

南英妍坐定后，说：“想不到今天把房屋收拾的这么好，又这么快，知必、明昶、志辉、公民、说民都为罡和贞把心操了，大家都把苦受了。太感谢大家了！”武知必从嘴上取下旱烟锅，说：“好姐哩！罡他伯不在了，罡的事我们不操心能行嘛？！”南明昶说：“咱的娃咱不操心叫谁操心？！”牛公民说：“好娘哩！我操啥心？！我刚是帮罡和贞受一天苦么！不来心里能过去嘛？！”马志辉吸了一口烟，说：“我既没操心，又没出力。大家帮罡收拾好了房屋，使他能安心地工作，对我的工作无疑是一个很大支持，我也

得好好谢谢大家呀！”马志辉说毕，康维则站起身说：“真的，我也没想到今天会来这么多人，会干的这么快，会收拾的这么好。太感谢大家了！”南芝荣站起身说：“今天的饭也不像样，凑合着叫大家吃。十五那天，叫罡和贞在他们的家中给大家做一顿像样的饭，到时候请大家来作客。”冬贞说：“我二姐说了，十五那天，我们在新居给大家做的吃一顿像样的饭，到时候我请大家，给大家敬酒。”武知必说：“行，那天我们来吃我娃做的好饭，接我娃的敬酒。”

说话中间，南双马已在各案板上撒了碗，放好了盐和辣子。武单牛和武榜娃把饭盆端出来了。冬贞说：“大家都是乏人，还得上路。饭不好，大家可都吃饱，不要做假，连在我屋里一样。”冬林和叶高军说：做假的人都没来。大家笑了。南英妍、南芝荣、南罡、冬贞要大家都快吃饭。

因没有宿处，就不能留宿。马淑会、方淑娴、冬荣会、冬淑梅也要回去，南英妍、康维则、冬贞要她们在屋里先吃。

吃毕饭，远处近处的都要走了，南英妍、南英丽，康维则、南罡、冬贞、南芝荣把大家送走，南罡和南双马到后面烧炕去了。南英妍、南英丽、康维则、南芝荣回屋里和郭孟媛、秦丹凤、施淑芸、二马娘吃饭。

吃毕饭，把锅碗洗毕，郭孟媛和秦丹凤回家去了。南芝荣和冬贞去后面要烧炕，看南罡和南双马在烧，烟筒很利，屋子里的烟不大。炕上的湿气在慢慢的蒸腾。她们要换南罡和南双马烧，南罡和南双马要她们过去和几个老人说话。

她俩回到二马娘屋里，叫二马娘、淑芸嫂子、两个姑母和母亲上到炕上，南芝荣坐在炕沿，冬贞坐在灶火木墩子上，说起话来。南英妍说：“贞！你妈在世时和你娘如亲姑嫂一般，和你淑芸嫂子如亲姊妹一般。你妈待你淑芸嫂子很好，你淑芸嫂子对

你姊妹几个又很好。这么又到我家和你娘你嫂相处的时候了。”南芝荣说：“姑说这话是实的，我姊妹几个小的时候，娘把我们喜罕扎啦！现在我都不忘娘的好处。淑芸嫂子连妈跟母女一样。”南英丽说：“自家屋里只丢你这一个屋里老人了，你黑女嫂子又没在屋里，以后有事多跟你娘和你淑芸嫂子商量，她们会照着我娃的。”康维则看着坐在灶火的女儿，说：“贞！你一定得像你妈、你姑、你二姐那样，和你娘、你嫂子相处好。许多事情你还不不懂，以后害结你娘、你嫂子的时候多着哩！再没谁呀！”冬贞说：“干妈！姑！二姐！我会像你们当年那样，和我娘、我嫂子把关系处好的。”二马娘说：“好娃哩！再有谁哩？！你妈和我好了一辈子，不是亲妯娌，却胜过亲姊妹。要不，咱和双马能那么好嘛？！我屋里你嫂子早早死了，双马又没成家，你妈又不在人世上了，咱娘们俩不处好能行嘛？！再说，以后娘用我娃的时候多着哩！”施淑芸耳朵有些沉，说的声高，她听不见，说的声低，却能听见，四个人说的时候，她又看各人的口形，却能听见，四个人说的话她差不多都听见了。二马娘说毕，她说：“妹子！两个姑、你屋里我娘、这个娘把我喜罕扎啦！以后，咱姊妹俩和娘要相处的更好。娘心好，舍得，只是手上不得到，听说妹子手巧，我们要多帮娘做些针线活。我和娘会照看你的。”南英妍说：“你嫂子手上巧的太太，刺绣扎花，纺线织布，裁剪缝补，蒸馍炒菜啥都行，更重要的是会用一些土、单、验方治小娃的病和一些常见病。一些医院里治不好的病，经她手不花钱就治好了。”南芝荣、南英丽、二马娘都说是实的。康维则说：“就这嘛！咋恁齐整呢？！”冬贞说：“我听我哥说过。”她敬重的看了施淑芸一眼，施淑芸在她心中的形象更更好了。在她觉得，施淑芸是她母亲般的嫂子。康维则看着女儿，说：“以后再不要那么说了。”南芝荣说：“没啥，娘！叫惯了急忙改不过，以后慢慢改就是了。”冬贞被母亲说的不好意思

思。

二马娘看康维则把女儿说的不好意思，不能再绕这个话题了，说：“糊涂和面都剩着哩，也不说叫你们拿回去的话，就留给贞用吧！”冬贞说：“娘！剩多剩少留给你老人家算了，我要那干什么？！用你的柴、炭我也就不说给还的话了。”南英妍说：“就贞说这，不要再说不上口的话了。贞当下开不了锅，回来你不给吃饭吗？明早我们如果不走，你不给我们吃饭吗？”康维则说：“嫂子咋这么细详呢？！”二马娘觉得不能再说什么了，嘴上说算了，心里却不算。待侄媳住进屋里之后给拿过去，把自己的再给拿些。

南英妍看着二马娘，说：“嫂子！到十四还有几天哩，豈还要上课，贞在家里住起不方便，明天走的时候，把钥匙丢下，叫双马给烧炕。”康维则说：“墙和炕一定要干净才能给里面住。”二马娘说：“我也就是这么想的，双马烧我烧都一样。炕土叫双马抽空给担的上到自留地里。这几年自留地里没见过一捏捏粪土，地越种越低，土越薄，就不长庄稼。”冬贞说：“娘！这咋能使得？！盘炕盘锅台用的是马双的胡起和泥坯，那炕土我们就不能用了，叫双马担的上到他自留地里去，或交投资。”二马娘说：“看我娃说的，胡起、泥坯是双马抽空弄下的，又没掏一分钱，他能帮你们什么忙？！再说，我那猪粪牛粪都上不完。”南英妍说：“贞！你娘叫你上，你就上了。”冬贞站身说：“行，明天是星期天，我和豈哥担，叫双马上工去，昨天到今天，耽搁一天半了，也干乏啦。”二马娘说：“好娃哩！你还没有在屋里落脚哩，就去担炕土？！人见了不笑话吗？”冬贞说：“他谁笑话什么？农村人谁不担粪？以后不是成天要和镢、锄、铤、镰、耢担打交道嘛？！他谁爱笑话唠叫他谁只管笑话去，我才不管它这事情。”南英妍笑着说：“我贞想事和一般人总是不一样。”康维则挪了挪身子，说：“犟的太太！任她

去。”南芝荣说：“贞喜欢做，就叫她去做吧！我和贞换的担。”康维则说：“担子刚是把她没有压偏？！”冬贞又反感母亲这句话了，说：“我们的活，我们不做叫谁去做？！”南芝荣也反感康维则说的那句话，说：“娘！我并不是不心疼贞，我没有妹妹，贞就是我的亲妹妹。可眼看她们就要过日子呀！”南英丽说：“咱们都心疼贞，只是心疼的方法不同，贞明天就要去担炕土，我看不要几年他们就能把日子过好的。”二马娘总不愿冬贞明天就去干活，说：“以后是以后的事情，反正明天那炕土不能叫娃去担，叫双马跟他二哥担去。”南英妍说：“看双马明天有空没空？生产队的活辄是忙，完不成出勤日，要削粮哩呀！”冬贞说：“双马有空我都不叫双马担，几担炕土，俩人一早上就担完了。”南芝荣说：“贞！明早，我帮你和二哥把炕土担完，晌午回去叫娃把黄蜡和麻纸拿来，叫淑芸嫂子把风箱给壮嘎！”施淑芸说：“我才给你说这话呀，你就说出来了，娃拿来我就给壮，壮美美的就能使换一些时间。”

第二天早上，天刚麻麻亮，睡在二马娘屋里的冬贞和南芝荣就起来了。把脸洗毕，南芝荣去武知必家里，叫起兄弟。听说冬贞要和南二哥担炕土，武单牛和南双马也穿起衣裳来。

南二哥、冬贞和二姐开始没一会儿，武单牛、南双马、武榜娃担着笼担拿着铤和镢头来了，南双马从冬贞肩上要过笼担，叫她和二姐往碎的打。南双马、武单牛、武榜娃担了五六回了，上工的人才懒散的给地里走，看冬贞在担炕土，没有不羡慕不夸称不嫉妒的。

十四日早饭后，冬贞和干妈，母亲提着麦面、糊汤和生菜饺子向南武村走来。到了云阳桥头，冬贞踌躇起来，叫不叫二哥？抬头时却看南二哥从河堤堰上走了下来，她喜不胜喜。世上的事情许多时候也就太巧了，说谁就来了谁，等谁就碰见了谁。快到跟前时，冬贞看着南二哥笑了，南二哥看着冬贞也笑了。到了跟

前，南罡问过姑母、岳母话后，从冬贞手上接过一个圆笼，说着话向村里走去。

范景辉、岳定春、南英丽、南芝荣刚来到家里，和二马娘、南双马围在门口说话。他们回到门口。范景辉说：“贞！收拾房屋的时候，哥可没帮上忙呀！”冬贞笑着说：“你咋不来帮忙呢？！”南英妍说：“你咋能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得回来呀！”范景辉说：“今天贼罪来了，看混的吃得上饭嘛？！”冬贞说：“不给你吃饭，到时候回吃去！”大家笑了。岳定春说：“拾掇房和屋里的时候，姑夫没在屋里，也没给我娃帮忙。”冬贞说：“你今来和上一次来不是一样嘛？！你来转一匝看一眼我高兴呀！”

说话之间，南双马拿来长凳，杌子和小凳子。于是大家回到屋里说话，商量翌日招呼亲邻之事。

下午，南罡和冬贞去学校取回被褥及有关物具。晚上，他们在自己屋里宿了第一夜。

天没亮，他们就起来了。天晴的特别光，启明星和北斗星还缀在明空，月亮把大地照得明如灿昼，如撒上了一层银霜，又如披上了一层新亮的素纱。太阳快要出来了，要以它的炽热和强光辉煌大地，暄暖人间。起升之前，先将东方洗白，再撒上少女红晕般的朝霞。说是中秋，却没有凉森森的秋风，很温和。地上虽有湿气，太阳出来就会蒸发它的。那挂在嫩黄的豆叶和紫红色的柿叶上的露珠，将迎着太阳闪眼放笑。他们先把被褥叠好，后把屋里院外打扫收拾了一遍，接着就洗漱、生火。

日至中天，喜炮一串连一串响起来了，如鸣雷震天。除冬林到县上开会去了，那天帮忙收拾房屋的人差不多都来了，还来了其他一些人，炮声休鸣，云烟盘旋缭绕，火香沁人心脾。屋里屋外，门前房侧，一片光明，一片祥和，一片深情，一片温馨，大家于光明中畅谈；于详和中述怀；于温馨中庐情；于深情中希冀。烟

虽不好，却丝丝真情，支支友爱，烟雾缭绕，灿如白云；茶虽清淡，却杯杯热烈，滴滴亲切，沁人心脾，提神兴致；酒虽非良醪佳酿，却盅盅赤诚，点点仁厚，温绵充肚，清醇盈肠；饭虽简单，是萝卜红著汇面，大家却如临山珍海味，吃的香喷喷，汗津津，连打饱嗝儿。饭后，留连忘返，竟忘了“客走主人闲”的世情真言，少不了要涉谈今事古来事，国事天下事，家事村里事，直到日头落下西山才各自回家。

其间，南长山、南明春、南水生、南癞狗、麻粉花、姚丹婷、谢赛花等人躲在南长山房后面，忽隐忽显，探头探脑，不看总想偷的看，想看又不敢正面看，南罡、冬贞和大家都看见了，料定那里阴暗一片，污浊一摊。谁都没有言及他们。

至亲盛友睦邻都回家去了，新居只剩下两个年轻和偕的主人了。窗隙把明月的柔光和桂花的蕊香迎到炕上，柔光蜜情中，他们吃着月饼，商量着后面过日子的事情。

104

林子十五晴，月落明，月亮还明晃晃的，没有表，他们就弄不清天明了还是没明。南罡要到学校去，他判断天快明了，便穿起衣裳来。冬贞说：“没明哩么！罡哥！”南罡说：“我判断快明了。”冬贞也穿起衣裳来了。南罡说：“贞妹！你起来这么早干啥？！昨天累了一天，多睡一会！”冬贞说：“睡不住了，起来把屋里屋外打扫